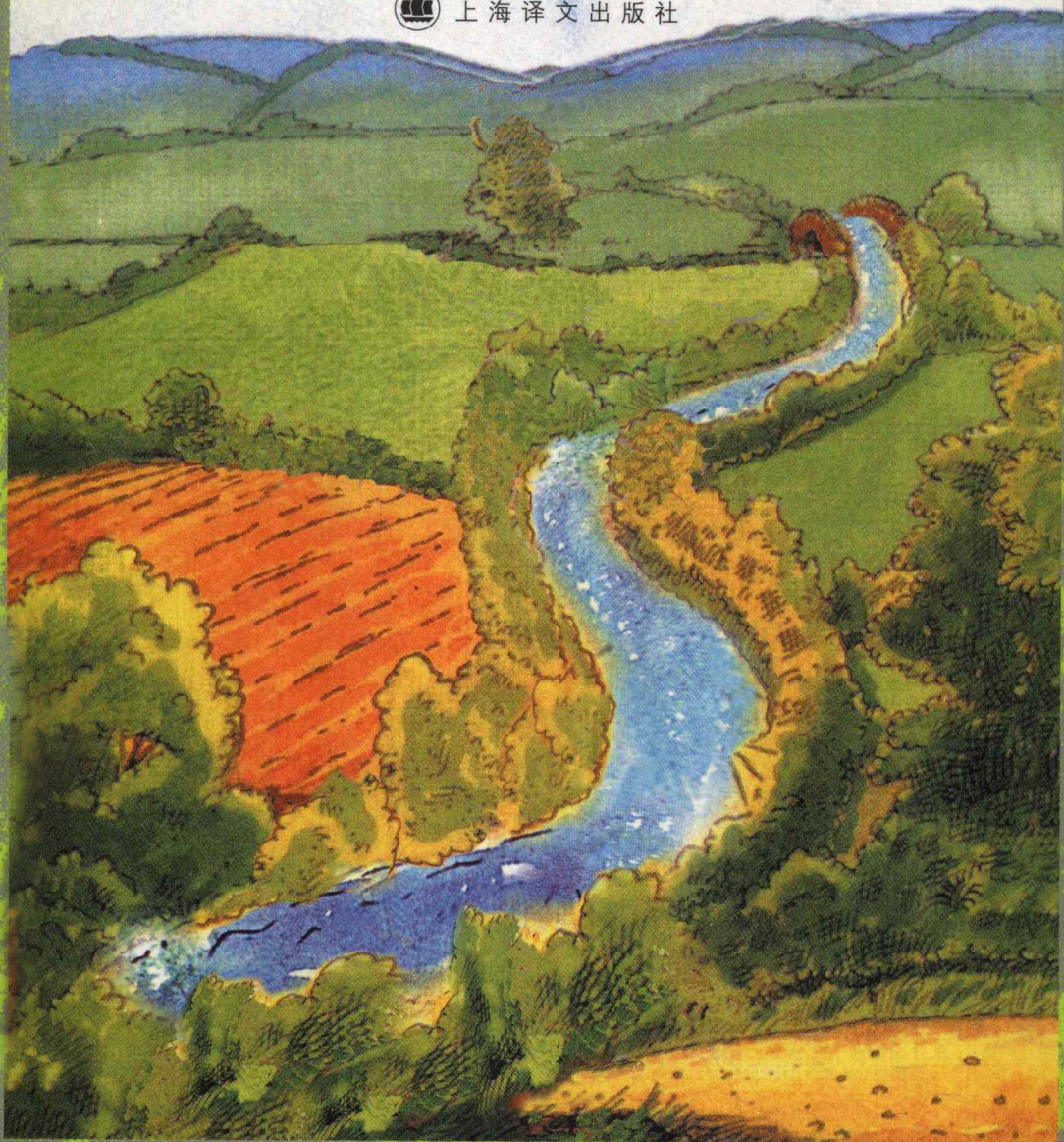


TOCK EVERLASTING  
不老泉

〔美〕纳塔莉·巴比特 著 肖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UCK EVERLASTING

# 不老泉

〔美〕纳塔莉·巴比特 著  
肖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老泉/(美)巴比特(Babbitt, N.)著;肖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

书名原文:Tuck Everlasting

ISBN 7-5327-3720-9

I. 不... II. ①巴...②肖... III. 中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4328号

**Tuck Everlasting**

Copyright © 1975 by Natalie Babbitt, renewed 2003 by Natalie Babbit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5-083号

**不老泉 [美]纳塔莉·巴比特/著 肖慧/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25 插页 1 字数 52,000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3720-9/1·2112

定价:1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言

## 今天的诗篇 远处的诗篇

梅子涵

这是一个故事。

我们在平常日子里说“这是一个故事”，意思就是你阅读了、听讲了，别认为它会在你跟前出现。

故事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迎候你的时候就总有吸引力，我们是到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和情形里去，那么我们不兴致勃勃就非常奇怪！

喜欢故事，喜欢听那些去不了的地方的情形，这是特别值得具有的心情和爱好，童年就是这样多了盼望和快乐，成年就是这样还能留下天真和热忱！

一个人，童年不乐于阅读，不希罕故事，成年后别人讲故事，他总不能看着别人，神态里有变换的表情，甚至眼睛闭住，没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一定是个“一如既往”的乏味人。他会以为自己很优秀，可是仍旧是乏味的优秀！一个人挺乏味的，那么会是真的优秀吗？

会得是吗！

这个故事也是我们到达不了的。

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在八月的炎热走进了这丛林的。连故事里的温妮都是第一次走进，我们怎么可能！而这一片很大很大的丛林正是属于温妮家的呢！结果她就遇见了杰西，遇见了泉水，遇见了永远不会变老的一家人和他们说出的不可想像的故事。这是这个十一岁女孩的奇遇记，可是这个十一岁的女孩没有去喝那可以让她永远活着的不老泉，而是正常地长大，活完一生，以死亡把故事结束。

这样，这个我们无法相遇的故事就和天下无数杰出的故事一样，让我们在故事之外被触动，让我们吃惊地看见，原来永远年轻、生命的规律和你无关，并不是一件如同想像那样会很快乐的事！

你不会得老，那么年轻还值得珍惜吗？

你不会得死，那么活着还有一点儿庄重感吗？

你天天都是同一个样，不会更漂亮，也不会长出皱纹，那么你出门时连照照镜子的心愿也没有。故事里的梅就是这样。她喝了那不老的泉水。

你不会老，可是你的妻子老了，你的儿子女儿也长得比你大了，你以为你的妻子果真会继续爱你？故事里的迈尔斯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结果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跑了。所有的故事都是嫌你老了，我现在要去寻找一个很年轻的，结果跑掉；可是这个故事

里却是因为天天年轻，年复一年，人家只好不和你这个年轻的在一起，看见你害怕！迈尔斯也喝了泉水。

梅的丈夫，迈尔斯的父亲塔克说，像我们这样永远不再成长的人，不能称为，我们像路边的石头。

生命是一个轮子，转啊转啊，死亡也是这个轮子上的一个部分。可是现在死亡从这个轮子上掉了下来，我们就不在那个轮子上了。如果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再攀上轮子，我马上去攀！这也是塔克说的。

因为生命不死，这些可以永远活着的人开始向往生命的完整面貌，希望有机会死可以相同地到来，自己也有资格迎接。

没有死的活着，水在流动，可是船永远搁在那里，不能驶往，没有沉没的忧心，生命就不是诗篇。既然帆不要拉起来的，那么还有热情朗诵吗？永远活着的世界里，生命不被歌唱了。

我们不知道温妮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着的。嫁给了谁，生了几个孩子，渐渐地成了一位老奶奶。她墓碑上的年代告诉我们她活了七十八岁。一个很天真的生命，很美丽的姑娘会得衰老和死去，这对情感和记忆来说是很残酷的，想描述伤感也总归勉强。可是这个故事既然讲述的不是情感，而是生命的事理和哲学，是一个会得结束的路途，我们的想像也就轻松和诗意了。我们也就轻松和诗意地去行走。很快乐也很努力；很奋发但也很会舒适地安

顿自己；非常留恋着生和在世，也准备好了一些平静和笑容给离开的时候。天天都照照镜子，看看美丽，看看英俊，看看自己的今天。镜子让我们把一生都看见了，就像照片把我们一生都显耀了，我们还遗憾什么？梅、塔克、杰西、迈尔斯他们永远年轻，永远不老，可是他们只能躲躲藏藏，害怕被人看见，而我们很老了，却照旧走在熟悉的路上，和熟悉的人互致问候，坐在熟悉的咖啡馆里喝咖啡，看年轻时的照片，端来咖啡的女孩说，你年轻时这么漂亮、英俊，现在仍旧这么有情调，你端起咖啡喝下的一口里，其实是有了一生的意思的！

原来一生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个真实的时间。

是年轻时，一个女孩和男孩朝了你走来。

很老了，人家喊你爷爷、奶奶！

后来就到一个地方去了。走过的人看见了碑上的名字。他就是那个坐在咖啡馆里看照片的老人。她就是那个端咖啡的女孩。他就是那个为一个讲述生命应该有死亡的故事写过序言的儿童文学作家。

它就是关于生命的最简单的哲学。

所以生命最神圣。



引子



八月的第一周往往酷热难当，这几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像费里斯转轮<sup>①</sup>转动到最高点。这以前的日子，气温从温和的春季慢慢升上来，这以后的日子，气温会渐渐降到凉爽的秋季。八月的第一周总是出奇的沉闷。早晨显得那么单调，中午是那么炙热，而傍晚的落霞则过于耀眼炫目。入夜，深邃的夜空常被闪电划破，只有闪电，没有雷鸣，没有暴雨。在这莫名其妙又炎热烦躁的日子里，人们什么都不想做；即使做了，事后也得后悔。

不久前，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同一天发生了三件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

早上，梅·塔克驾起马车去树间村的丛林，她每十年去一次那里，去看她的两个儿子，迈尔斯和杰西。

中午，温妮·福斯特，她家拥有树间村的那片丛林，烦闷难忍，决定离家出走了。

下午，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温妮家大门口。他在找人，但没说找谁。

你看这三件事毫不相干吧？事情偏偏来得蹊跷。那片丛林是中心，也就是轴；所有轮子都得有轴，如同太阳是太阳系的轴；一切都围着轴转。可惜等人们明白过来什么是轴，为时晚矣。

---

① 费里斯转轮：一种在垂直转动的巨轮上挂有座位的游乐设施。——译者



第 1 章



通往树间村的土路是牛踩出来的。你看,此时正走来一群懒懒散散的牛,慢慢悠悠沿着弯曲起伏的山坡土路边吃草边散步;拐过弯儿,它们横穿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地,这突来的宽阔带着一种特殊的宁静,使牛的咀嚼都放慢了,好像陷入无边的沉思之中。当牛群快移到丛林时,却突然一转,似乎一下子意识到该怎么走才对,然后沿丛林边绕过去了。

丛林的另一边可没这种怡然自得的景色了。路上不再有牛,取而代之的是住家。太阳火辣辣的,路边尘土飞扬,稀疏的草叶都晒蔫了。左边有座方方正正结结实的房子,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房子周围是剪得平整的草坪,草坪四周围着高高的铁栅栏;这铁栅栏明显在对人们说:“快走,此地不许停留!”所以土路默默伸延到这里后,直接进到村里。村子很普通,但有所监狱和绞架。最重要的是这幢房子,这土路,还有丛林。

房子看上去拒人于千里之外,丛林也让人不可接近;但原因不同。那房子仿佛在说“别碰我”,让你经过时直想大声吼叫,恨不得朝它扔几块石头。而丛林却似乎还没睡醒,使人不由地放低声音;连牛群都晓得“保持安静,别吵醒它”。

甭管人们对这丛林有什么样的感觉,人们都绕着丛林走。因为没路进入丛林,而且这丛林是福斯特家的,属于“别碰我”房子的主人。尽管丛林在铁栅栏之外,也没人愿意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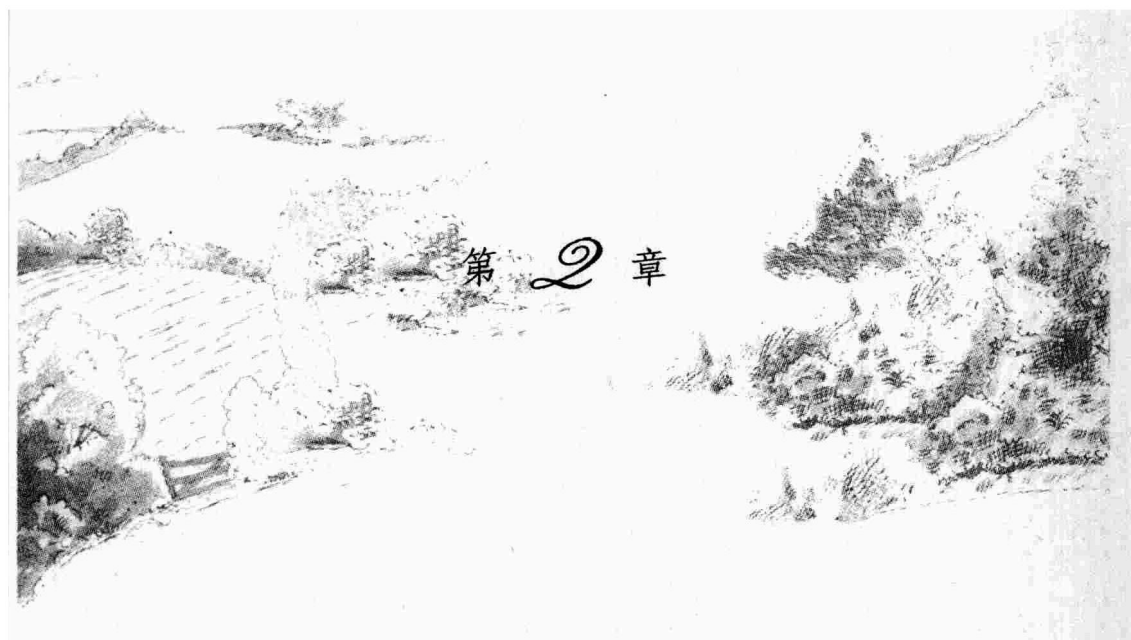
仔细想想“地主”这词可真够琢磨的。如果某人拥有一块地，他是不是拥有这块地一直到地球中心的整个深度呢？还是说他只拥有地面薄薄的一层，而这之下的蠕虫生物就没有地界或非法入侵之说了？

无论如何，这林子从树芽到树根都属于“别碰我”大房子的主人，福斯特一家，即使福斯特一家从未到过林子里，从未在林间转过，那可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温妮，这家的独生女，从没进过丛林，她只是有时站在铁栅栏里面，心不在焉地向丛林张望，从未动过好奇心。当你拥有某物时，你不会对它有兴趣；只有当它不属于你了，才后悔没有珍惜。

那几英亩林子到底有什么可吸引人的呢？阳光在林间泻下暗淡的光柱；林里有很多松鼠、鸟儿，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当然也有不那么受欢迎的蜘蛛、小虫子，等等。

不管怎么说，只有牛群和孤寂的丛林最相默契。尽管牛群并没聪明到有意识地这样做；但假如牛群不是绕过丛林，而是踩出一条穿过林子的小路，那么人们也会顺路进入丛林的。这样人们就会看到丛林中有棵巨大的桉树，接着人们会发现在桉树盘结的树根下有股泉水从覆盖着的细小卵石中喷出。如果人们知道了这泉水的秘密，后果将不堪设想。人类会因贪婪而变得疯狂；大自然暴怒引起的灾难，会使地球失去平衡。

第 2 章







八月第一周的一天早上，梅醒了，却躺在床上盯着房顶上的蜘蛛网出神，发呆了一阵子，才大声说：“明天孩子们就回家了！”

梅的丈夫躺在她身边没出声。他仍在睡觉。平日脸上忧愁的皱纹舒展开了。他轻轻打鼾，嘴角甚至挂着微笑。塔克难得微笑，除了在梦中。

梅起身，宽容地看着他，提高声音重复一遍：“明天孩子们就回家了！”

塔克翻了个身，笑容消失了。他睁开眼睛说：“你为什么吵醒我？我又做了那个好梦，我们都到了天堂，再也不用担心听到树间村这个名字了。”

梅身体结实，明智的圆脸上有双镇定的棕色眼睛。她皱着眉回答：“做这梦没用，一切都不会改变的。”

塔克听了，转过身去，背对着她，说：“你每天都跟我说这个，那我也还是要做这种梦。”

梅说：“做就做吧，一切都不会因此而改变。你早该习惯了。”

塔克嘟囔着：“我要接着睡觉。”

梅说：“我可不睡了，我得驾马车去丛林那边接他们。”

“接谁？”

“接我们的两个儿子。”